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五十四 史部

明史卷一百六十一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四十九

周新

李昌祺

蕭省身

陳士啟

應履平

林碩

況鍾

朱勝

陳本深

羅以禮
趙秦

莫愚

彭勗

孫昂

夏時

黃潤玉

楊瓚

王懋

葉

錫

劉實

陳選

夏寅

陳壯

張曷

宋端儀

周新南海人初名志新字日新成祖常獨呼新遂為名
因以志新字洪武中以諸生貢入太學授大理寺評事
以善決獄稱成祖即位改監察御史敢言多所彈劾貴

威震懼目為冷面寒鐵京師中至以其名怖小兒輒皆
奔匿巡按福建奏請都司衛所不得凌府州縣府衛官
相見均禮武人為之戢改按北京時令吏民罪徒流者
耕北京閒田監禁詳擬往復待報多瘐死新請從北京
行部或巡按詳允就遣以免淹滯從之且命畿內罪人
應決者許收贖帝知新所奏無不允還朝即擢雲南按
察使未赴改浙江寃民繫久聞新至喜曰我得生矣至
果雪之初新入境羣納迎馬頭跡得死人榛中身繫小

木印新驗印知死者故布商密令廣市布視印文合者捕鞠之盡獲諸盜一日視事旋風吹葉墜案前葉異他樹詢左右獨一僧寺有之寺去城遠新意僧殺人發樹果見婦人屍鞠實磔僧一商暮歸恐遇劫藏金叢祠石下歸以語其妻旦往求金不得訴於新新召商妻訊之果商妻有所私商驟歸所私尚匿妻所聞商語夜取之妻與所私皆論死其他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新微服行部忤縣令令欲拷治之聞廉使且至繫之獄新從獄中

詢諸囚得令貪污狀告獄吏曰我按察使也令驚謝罪
劾罷之永樂十年浙西大水通政趙居任匿不以聞新
奏之夏原吉為居任解帝命覆視得蠲振如新言嘉興
賊倪弘三劫旁郡黨數千人累敗官軍新督兵補之列
木柵諸港汊賊陸走追躡之桃源繫以獻當是時周廉
使名聞天下錦衣衛指揮紀綱使千戶緝事浙江搜賄
作威福新欲按治之遁去頃之新齎文冊入京遇千戶
涿州捕繫州獄脫走訴於綱綱誣奏新罪帝怒命逮新

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擄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
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禽奸惡奈
何罪臣帝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
直鬼竟殺之他日帝悔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南
海帝嘆曰嶺外乃有此人枉殺之矣後帝若見人緋衣
立日中曰臣周新已為神為陛下治奸貪吏云後紀綱
以罪誅事益白妻有節操新未遇時縫紉自給及貴偶
赴同官妻內讎荆布如田家婦諸婦慙盡易其衣飾新

死無子妻歸貧甚廣東巡撫楊信民曰周志新當代第一
人可使其夫人終日餒耶時時賙給之妻死浙人仕
廣東者皆會葬

李昌祺名禎以字行廬陵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
預修永樂大典僻書疑事人多就質擢禮部郎中遷廣
西左布政使坐事謫役尋宥還洪熙元年起故官河南
與右布政使坐蕭省身繩豪猾去貪殘疏滯舉廢救災恤
貧數月政化大行憂歸宣宗已命侍郎魏源代而是時

河南大旱廷臣以昌祺廉潔寬厚河南民懷之請起昌祺命奪喪赴官撫恤甚至正統改元上書言三事皆報可四年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屏跡不入公府故廬栽蔽風雨伏臘不充景泰二年卒蕭省身泰和人與昌祺同舉進士洪熙元年布政考滿當給誥命奏父年八十餘願以給父帝嘉而許之後遂為例居河南十二年名望與昌祺等

陳士啟名雷以字行泰和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

擢禮部郎中尚書呂震險忮屬吏皆憚之承奉唯謹士
啟獨不少徇十二年三月吏部言布按二司多缺官帝
曰布政按察吾方岳臣方數千里地懸數人手其簡廷
臣賢能者分別用之於是諸曹郎給事中出為監司者
二十餘人而士啟得山東右參政盡心吏事不為察察
名督徭賦不峻期約青州饑疏請振之粟使至而饑民
倍上啟復上疏先出粟予民謂使者曰有罪吾獨任廷
議竟從之坐唐賽兒亂下獄數月釋還職高煦謀不軌

士啟自青州暮馳歸語三司密聞於朝高煦既執從薛
祿張本錄餘黨撫安人民事竣命清理山東軍籍宣德
六年卒於官

應履平奉化人建文二年進士授德化知縣歷官吏部
郎中出為常德知府宣宗初擢貴州按察使所至祛除
奸蠹數論時政舊制都督府遣使於外必領內勘合下
都司不敢輒下衛至是軍府寢橫使者挾關文四馳歷
諸衛朶軍伍宣德七年履平抗疏言勘合之設所以防

詐偽今右軍府遣發至黔者不遵故事小人憑勢橫求
詐冒何從省宣宗善其言都督陳政引罪帝令諸司永
守之軍府為之戢山雲鎮廣西以備蠻歲調貴州軍萬
人春秋更代還多逃亡則取原衛軍以補不逐逃者履
平奏貴州四境皆苗蠻軍伍虛有急孰與戰守今衛軍
逃於廣西而以在衛者補不數年貴州軍伍盡空邊釁
且起帝乃命雲巖責廣西諸衛追還逃軍俟足用即遣
歸罷貴州戍卒雲名將鎮粵有功輕履平書生正統元

年履平劾雲弄權擅作威福帝令雲自陳雲大驚引罪
帝宥之明年上書言四事一鎮遠六府自湖廣改屬貴
州當食川鹽去蜀道遠仍食淮鹽為便一軍衛糧支於
重慶舟楫不通易就輕費多耗費請以鎮遠秋糧輸湖
廣者就近支給一停黎平諸府歲辦黃白蠟一貴州初
開三司月俸止一石今糧漸充裕請增給竝從之時方
面以公事行部者例不給驛履平言僦車舟必擾民請
給驛便又以軍伍不足請令衛所官旂犯雜死及徒流

者俱送鎮將立功期滿還伍邊軍犯盜及土官民與官
旂罪輕者入粟缺儲所贖罪竝從之三年遷雲南左布
政使時麓川用兵屢奏勞績八年致仕歸

林碩字懋弘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出按山東
宣德初按浙江為治嚴肅就擢按察使千戶湯某結中
官裴可烈為奸利碩將繩以法中官誣碩毀詔書被逮
碩叩頭言臣前為御史官七品今擢按察使官三品日
夜淬勵思報上恩小人不便欲去臣唯陛下裁察帝動

容曰朕固未之信召汝面訊耳立釋碩復其官敕責可
烈碩在浙久人懷其惠正統三年誤引赦例出人死僉
事耿定劾之逮訊輸贖還職其冬遷廣東布政使未及
任而卒其後寧波知府鄭珞劾可烈不法可烈竟罷去
况鍾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事尚書呂震竒其才薦授
儀制司主事遷郎中宣德五年帝以郡守多不稱職會
蘇州等九府缺皆雄劇地命部院臣舉其屬之廉能者
補之鍾用尚書蹇義胡濙等薦擢知蘇州賜敕以遣之

蘇州賦役繁重豪猾舞文為奸利最號難治鍾乘傳至府初視事羣吏環立請判牒鍾佯不省左右顧問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謂太守闇易欺越三日召詰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強我行若輩舞文久罪當死立捶殺數人盡斥屬僚之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鍾乃蠲煩苛立條教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清軍御史李立勾軍暴同知張徽承風指動以酷刑抑配平人鍾疏免百六十人役止終本身者千二百四十

人屬縣逋賦四年凡七百六十餘萬石鍾請量折以鈔
為部議所格然自是頗蠲減又言近奉詔募人佃官民
荒田官田準民田起科無人種者除賦額崑山諸縣民
以死徙從軍除籍者凡三萬三千四百餘戶所遺官田
二千九百八十餘頃應減稅十四萬九千餘石其他官
田沒海者賦額猶存宜皆如詔書從事臣所領七縣秋
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糧止十五萬三
千餘石而官糧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餘石有畝徵

至三石者輕重不均如此洪永間令出馬役於北方諸驛前後四百餘匹期三歲遣還今已三十餘歲矣馬死則補未有休時工部征三校濶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匹而蘇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處置帝悉報許當是時屢詔減蘇松重賦鍾與巡撫周忱悉心計畫奏免七千餘萬石凡忱所行善政鍾皆協力成之所積濟農倉粟歲數十萬石振荒之外以代民間雜辦及逋租其為政纖悉周密嘗置二簿識民善惡以行勸懲又置通

關勘合簿防出納奸偽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理需求興利除害不遺餘力鋤豪強植良善民奉之若神先是中使織造採辦及購花木禽鳥者踵至郡佐以下動遭笞縛而衛所將卒時凌虐小民鍾在歛跡不敢肆雖上官及他省吏過其地者咸心憚之鍾雖起刀筆然重學校禮文儒單門寒士多見振贍有鄒亮者獻詩於鍾鍾欲薦之或為匿名書毀亮鍾曰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奏之朝召授吏刑二部司務遷御史初

鍾為吏時吳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為吏部司務遇鍾有恩至是鍾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藉是報公耳思忠家素貧未嘗緣故誼有所干人兩賢之鍾嘗丁母憂郡民詣闕乞留詔起復正統六年秩滿當遷部民二萬餘人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再任詔進正三品俸仍視府事明年十二月卒於官吏民聚哭為立祠鍾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守蘇者莫能及鍾之後李從智朱勝相繼知蘇州咸奉敕從事然

敕書委寄不如鍾矣李從智宜賓人朱勝金華人勝廉
靜精敏下不能欺嘗曰吏貪吾不多受牒隸貪吾不行
杖獄卒貪吾不繫囚由是公庭清肅民安而化之居七
年超遷江南左布政使初與鍾同薦者戶部郎中羅以
禮知西安兵部郎中趙豫知松江工部郎中莫愚知常
州戶部員外郎邵旻知武昌刑部員外郎馬儀知杭州
陳本深知吉安御史陳鼎知建昌何文淵知溫州皆賜
敕乘傳行

陳本深字有源鄞人永樂初由鄉舉入國子監授刑部主事善發奸畿內盜殺人亡匿有司繫無辜十八人於獄本深以計獲盜十八人皆免遷員外郎與況鍾等同受敕為知府本深知吉安吉安多豪強奸訐訟巨猾彭搏等十九人橫閭里本深遣人與相結為具召與飲伏壯士後堂拉殺之皆曳其屍以出一府大驚樂安大盜曾子良據大盤山衆萬餘本深設伏大破之斬子良本深為政舉大綱不屑苛細大猾既殲府中無事晨起鼓

而升堂吏無所白輒鼓而休間有所訟呼至榻前析曲直遣之亦不受狀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子皆得往白久之民恥爭訟尤折節士人飭治學宮奏新先賢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祠廟正統六年滿九載當遷郡人乞留詔予正三品俸解前民嫁女木深聞鼓樂聲笑曰吾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尚留此耶遂請老前後守安吉十八年旣去郡人肖像祀之羅以禮桂陽人永樂十三年進士由郎中知西安府遭喪

補紹興再以喪去代者不稱職部民追思乞以禮於朝
詔起復視事歲滿進秩復任已移知建昌所至皆有惠
愛歷三郡凡二十七年乃致仕莫愚臨桂人由鄉舉以
郎中出知常州奏請減宜興歲進茶數禁公差官凌虐
有司嚴核上官薦劾之實皆報可郡民陳思保年十二
世業漁其父兄行刼思保在舟中有司以為從論當斬
愚疏言小兒依其父兄非為從比令全家舟居將舉家
坐耶宣宗命釋之謂廷臣曰為守能言此可謂有仁心

矣正統六年秩滿郡民乞留巡撫周忱以聞詔進二階復任與愚同時為同知者潞城趙泰字熙和由鄉舉入國子監歷事都察院授常州同知濬孟瀆得勝二河作魏村閘周忱況鍾議減蘇州重糧泰亦檢常州官田租請竝減之遷工部郎中命塞東昌決河忱薦為協同都運益鄞其職亡何疾卒

彭勗字祖期永豐人七歲入佛寺不拜僧強之叱曰彼不衣冠而袒跣何拜為永樂十三年舉進士親老乞近

地以養除南雄府教授學舍後有祠數現光怪學官弟子率禱祀勗撤而焚之滿考補建寧教授副使王增有疾醫者許宗道誣諸生游亨魘魅以舍旁童五郎祠為徵增怒寘亨家七人重罪下近祠居民獄四百家勗抗論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初捐地築城人也事載郡志中增愕索圖經證之大慚悔事得解建寧朱子故宅有祠無祭勗疏請春秋祭蠲子孫徭又勸尊賢堂祀胡安國蔡沈真德秀諸生翕然嚮學正統元年以楊士奇

薦召授御史時初設提學官命督南畿學校詳立教條
士風大振疏言國朝祠祭載在禮官修齋起梁武帝設
醮起宋徽宗宜一切除之禁立庵院罷給僧尼度牒又
言真定保定山東民逃鳳陽潁州以萬計皆守令匿災
暴斂所致乞厚軫恤守令課績宜以戶口增耗為殿最
又請設南京諸衛武學皆報可所至葺治先賢墳祠毋
憂歸以孫鼎代勗起復改吏部考功郎中出為山東副
使土木之變數言兵事以直不容於時致仕歸孫鼎字

宜鉉廬陵人永樂間舉人歷松江教授正統八年楊溥
薦為御史董南畿學政置本源錄錄諸生善行行部不
令人知單輿猝至諸生謁輒閉門試之即日定甲乙諸
生試歸榜已揭通衢請託者無所措手通州旱饑奏蠲
糧三千四百餘石英宗北狩鼎試罷謂諸生曰故事當
簪花宴今臣子枕戈之秋不敢陷諸君不義設茗飲步
送諸門既而詣闕上書請隨所用效死不報未幾以親
老致仕知府張瑄疏言鼎孝追曾閔學繼朱程宜起居

論思之職帝不允天順元年卒於家

夏時字以正錢塘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
洪熙元年議改鈔法時力言其擾市肆無裨國用疏留
中鈔果大沮民多犯禁議竟寢帝思時言命侍皇太子
祀孝陵所過有災傷輒白太子發粟以振留署南京戶
科宣德初一日三上封事稱旨命署尚寶司兼理吏禮
兵刑四科視七篆無留事命覈後湖黃冊陳便宜十四
事邳徐濟寧臨清武清旱以時請遣官振之尋擢江西

僉事正統三年奏今守令多刻刑無辜傷和干紀乞令御史按察司官遍閱罪囚釋寃滯逮按枉法官吏從之遷參議七年奏恤民六事多議行十二年以大臣薦超擢廣西左布政使前後所上又十餘疏雖不盡用天下壯其敢言年未七十致仕歸卒其為僉事時進知州柯暹所撰教民條約及均徭冊式刊為令人皆便之時為人廉潔好義親歿廬墓有異徵歿而鄉人祀之名其祠曰孝廉

黃潤玉字孟清鄞人五歲侍母疾夜不就寢十歲道見遺金不拾永樂初徙南方富民實北京潤玉請代父行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其言許之十八年舉順天鄉試授建昌府學訓導父喪除改官南昌宣德中用薦擢交趾道御史出按湖廣斥兩司以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正統初詔推舉提學官以楊士奇薦擢廣西僉事提督學政時寇起軍興有都指揮妄掠子女萬餘口潤玉劾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死罪至

數百人亦為辨釋南丹衛處萬山中戍卒冒瘴多死為
奏徙夷曠地母憂歸起官湖廣論罷巡撫李實親故二
人實憤奏潤玉不諳刑律坐謫舍山知縣以年老歸歸
二十年年八十有九卒學者稱南山先生

楊瓚蠡縣人永樂末進士知趙城縣課績為山西最超
擢鳳陽知府正統十年大計天下羣吏始命舉治行卓
異者瓚及王懋業錫趙亮等與焉鳳陽帝鄉勛臣及諸
將子孫多犯令瓚請立戶稽出入由是始遵約束瓚言

民間子弟可造者多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採璣言
考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由璣議始擢浙江右
布政司與鎮守侍郎孫原貞共平陶得二之亂景泰二
年璣以湖州諸府官田賦重請均之民田賦輕者而嚴
禁詭寄之弊詔與原貞督之田賦稱平久之卒官王懋
修武人永樂末進士為海豐知縣後超擢西安知府亦
有聲葉錫永嘉人宣德五年進士為吳縣知縣舉卓異
遷奸民訐於朝將逮繫吳人羣詣闕頌錫乃令視事如

故抵誣者罪尋擢寧國知府而趙亮為慶雲典史亦在舉中同被宴賚時人以為榮秩滿擢知本縣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舉進士居三年選庶吉士正統初授金華府通判仍歲荒旱請蠲租且贖還饑民子女義門鄭氏族大不能自給又買馬出丁供山西郵傳困甚亦以實言獲免母喪歸廬墓三載起順天府治中景泰時侍臣薦其文學召修宋元通鑑綱目實為人耿介意所不可雖達官貴人不稍遜然頗自是見同

曹所纂不當輒大笑聲徹廷陛人亦以此忌之天順初
還原任四年擢知南雄府商稅巨萬舊皆入守橐實無
所私中官至南雄入譖言府僚參謁留實折辱之民競
前擁之出中官慚將召謝之實不往中官去至韶州聞
韶人言南雄守且訟於朝矣懼馳奏誣實毀敕大不敬
逮下詔獄實從獄中上書言臣官三十年未嘗以妻子
自隨食麤衣敝為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困之以是忤朝
使帝覽書意稍解且釋之而實竟瘐死實苦節自持政

務紛還未嘗廢書士大夫重其學行其歿也南雄人哀而祠之孫丙自有傳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父員韜宣德五年進士為御史出按四川黜貪獎廉雪死囚四十餘人正統末大軍征鄧茂七往撫其民釋被誣為賊者千餘家都指揮蔣貴要所部賄都督范雄病不能治軍皆劾罷之歷廣東右參政福建右布政使廣東值黃蕭養亂後而福建亦寇盜甫息員韜所至拊循教養得士民心選自幼端慤寡言

笑以聖賢自期天順四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授御史巡按江西盡黜貪殘吏時人語曰前有韓雍後有陳選廣寇流入贛州奏聞不待報遣兵平之憲宗即位嘗劾尚書馬昂侍郎吳復鴻臚卿齊政救修撰羅倫學士倪謙錢溥言雖不盡行一時憚其風采已督學南畿頒冠婚祭射儀於學宮令諸生以時肄之作小學集註以教諸生按部常止宿學宮夜巡兩廡察諸生誦讀除試牘糊名之陋曰已不自信何以信於人成化六年遷河南副

使尋改督學政立教如南畿汪直出巡都御史以下皆
拜謁選獨長揖直問何官選曰提學副使直曰大於都
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忝人師不敢自詘
辱選詞氣嚴正而諸生亦羣集署外直氣懾好語遣之
久之進按察使決遣輕繫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囹圄
為空治尚簡易獨於賊吏無所假然受賂百金以上者
坐六七鑲而止或問之曰奸人惜財亦惜命若盡挈所
賂以貨要人即法撓矣歷廣東左右布政使肇慶大水

不待報輒發粟振之二十一年詔減省貢獻而市舶中
官韋眷奏乞均徭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選持詔書爭帝
命與其半眷由是怒選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刺使
臣欲入貢私市易眷利其厚賄將許之選立逐之去賽
瑪爾堪使者自甘肅貢獅子將取道廣東浮海歸云欲
往滿喇加更市以進選疏言不可許恐遺笑外番輕中
國帝納其言而眷憾選甚先是番禺知縣高瑤沒眷通
番資鉅萬選移檄獎之且聞於朝至是眷誣奏選瑤朋

比為貪墨詔遺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
訊之選有所黜吏張裴眷意其怨選引令誣証選裴堅
不從執裴拷掠無異辭行同愛畏眷竟坐選如眷奏與
瑤俱被徵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至至南
昌病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年五十八編修張元禎為選
治喪殮之裴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臣聞口能鑠金毀
足銷骨竊見故罪人選抱孤忠了處羣邪之中獨立衆
憎之地太監眷通番敗露知縣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

厲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宋旻及同愛怯勢
眷奸致眷橫行胸臆穢覬清流勘官行頤指鍛煉竟無
左証臣本小吏詿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眷意臣
憾選厚賂嗽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眷知臣不可誘嚇
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月臣忍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
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
屬官意圖報謝必如所云是毀共姜為夏姬詬伯夷為
莊騫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

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
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振志在
救民非有他也選故剛正不堪屈辱憤懣旬日嬰疾而
殂行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
毒一至於此臣擯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
良銜屈而為聖朝累也不報員韜父子皆持操甚潔而
員韜量能容物選務克己因自號克菴遇物亦稍峻人
謂員韜德性四時皆脩選得其秋焉嘗割田百四十畝

贍其族人暨卒族人以選子戴貧還之戴不可而止弘治初主事林沂疏雪選寃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忠愍

夏寅字正夫松江華亭人正統十三年舉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力學為文以宏奧稱進郎中成化元年考滿入都上言徐州旱澇民不聊生饑餒切身必為盜賊乞特遣大臣鎮撫蠲租發廩沿途貢船丁夫不足役及老稚而所載官物僅一箱餘皆私齎乞嚴禁絕淮徐濟寧

軍士赴京操練然其地實南北要衝宜各設文武官鎮
守訓兵屯田常使兩京聲勢聯絡倉猝可以制變章下
所司行之唯不設文武官遷江西副使提督學校其敎
務先德行進浙江右參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寅檄
招之衆皆解散久之進山東右布政使弘治初致仕歸
寅清直無黨援嘗語人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
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世傳為名言

陳壯字直大其先浙江山陰人祖坐事謫戍交趾後調

京衛遂家馬壯舉天順八年進士授南京御史編修章
懋等建言得罪抗疏救之常遣中官采花木復疏諫尚
書陳翌請以馬豆代百官俸壯言飼馬之物不可養士
大夫事乃寢壯家素窶常祿外一無所取父母歿廬墓
側居喪一循古禮歷江西僉事致仕歸家居十餘年弘
治中以尚書張悅薦起官福建居二年又乞致仕時倪
岳為吏部素賢之擢河南副使歲荒振饑民懷其惠僉
都御史林俊謝病舉以自代未及遷而壯又乞致仕巡

撫孫需奏留之又二年竟致仕去

張曷字仲明慈谿人都御史楷孫也舉成化八年進士授鉛山知縣性剛明善治獄有嫁女者及壻門而失女互以訟於官不能決曷行邑界見大樹妨稼欲代之民言樹有神巢其巔曷不聽率衆往伐有衣冠三人拜道左曷叱之忽不見比伐樹血流出樹間曷怒手斧之卒仆其樹巢中墮二婦人言狂風吹至樓上其一即前所嫁女也有巫能隱形淫人婦女曷執巫痛杖之無所苦

已竝巫失去曷馳縛以歸印巫背鞭之立死乃盡毀諸淫祠寡婦惟一子為虎所噬訴於曷曷與婦期五日乃齋戒祀城隍神及期二虎伏庭下曷叱曰孰傷吾民法當死無罪者去一虎起斂尾去一虎伏不動曷射殺之以畀節婦一縣稱神鉛山俗婦人夫死輒嫁有病未死先受聘供湯藥者曷欲變其俗令寡婦皆具牒受判署二木曰羞嫁者跪之曰節不嫁者跪之民傳四妻祝誓死守舅姑始令跪羞木下曷判從之祝投後園池中死

邑大旱曷夢婦人泣拜覺而識其里居姓氏往詰其狀
及啟土貌如生曷哭之慟曰殺婦者吾也為文以祭改
葬焉天遂大雨諸異政多類此擢南京御史弘治元年
七月偕同官上言邇臺諫交章論事矣而扈蹕糾儀者
不免錦衣捶楚之辱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既舉矣
而封章累進卒不能回寒暑停免之說是聖學將怠之
漸也內倖雖斥梁芳而賜祭仍及便辟是復啟寵倖之
漸也外戚雖罪萬喜而莊田又賜皇親是驕縱姻婭之

漸也左道雖斥而符書尚揭於官禁番僧旋復於京師
是異端復興之漸也傳奉雖革而千戶復除張質通政
不去張苗是傳奉復故之漸也織造停矣仍聞有蟒衣
牛斗之織淫巧其漸作乎寶石廢矣又聞有戚里不時
之賜珍玩其漸崇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
以為戒帝嘉納之先是曷以雷震孝陵柏樹與同官劾
大學士劉吉等十餘人給事中周紘亦與同官劾吉吉
銜之其冬曷紘奉命閱軍軍多缺伍兩人欲劾奏守備

中官蔣琮琮先事劾兩人章下內閣吉修隙擬黜之外
尚書王恕抗章曰不治失伍之罪而罪執法之臣何以
服天下再疏爭言官亦論救乃調曷南京通政司經歷
紘南京光祿寺署丞久之曷用薦遷四川僉事富豪殺
人屢以賄免御史檄曷治果得其情尋進副使守備中
官某將進術士周慧於朝曷禽慧論徙之極邊歲餘引
疾歸環堵蕭然擁經史自娛都御史王璟以振荒至餽
曷百金堅拒不得受下戶饑民粟以答其意知縣丁洪

曷令鉛山所取士也旦夕候起具為具蔬食曷曰吾誠不自給奈何以此煩令君卒弗受炊烟屢絕處之澹如及卒含歛不具洪為經紀其喪

宋端儀字孔時莆田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官禮部主事雲南缺提學官部議屬官儀吏先期洩之端儀曰啟事未登已喧衆口人其謂我干乞乎力辭之已進主客員外郎貢使以贄見悉却不納初在國學為祭酒邱濬所知及濬柄政未嘗一造其門廣東提學缺部以端儀名

上濬竟沮之濬卒始以按察僉事督廣東學校卒官端儀慨建文朝忠臣湮沒乃搜輯遺事為草除錄建文忠臣之有錄自端儀始也

贊曰明初重監司守牧之任尚書有出為布政使而侍郎為參政者監司之人為卿貳者比比也守牧稱職增秩或至二品天順而後巡撫之寄專而監司守牧不得自展布重內輕外之勢成矣夫賦政於外於民最親李昌祺陳本深之屬靜以愛民况鍾張曷能於其職所謂

承宣德化為天子分憂者非耶周新陳選寃死為可哀
讀張褰書又以見公正之服人者至而直道之終不泯
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六十一考證

況鍾傳

臣

章宗瀛按獻徵錄載況鍾本姓黃其官禮

部時曾奉命往迎明宣宗以七晝夜馳至江寧由是
以忠勤為宣宗所知傳未之及謹附考

陳本深傳奏新先賢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
里文天祥祠廟

臣

章宗瀛按諸賢皆有大節與僅

通一經者不同傳稱先儒未合謹改

彭勗傳時初設提學官

臣章宗瀛按明實錄提督學

校官之設在正統元年六月從尚書黃福之請也謹

附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五十五 史部

明史卷一百六十二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五十

尹昌隆

耿

通

陳

諤

戴

綸

林長懋

陳

祚

郭

循

劉

球

子鉞舒

陳

鑑

何

觀

鍾

同

孟玘
楊集

章

綸

子元應

廖莊

倪敬

咸 景等

楊瑄

子源 咸 顯等

尹昌隆字彥謙泰和人洪武中進士及第授修撰改監察御史惠帝初即位侍朝晏隆昌諫曰昔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陛下乂守大業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今乃即於晏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播之天下傳之四裔非社稷福

也帝曰昌隆言切直禮部具宣示天下使知朕過未幾
以地震上言謫寧福知縣燕兵既逼昌隆以北來奏章
動引周公輔成王為詞勸帝罷兵許王入朝設有蹉跌
便舉位讓之若沉吟不斷進退失據將求為丹徒布衣
且不可得成祖入京師昌隆名在奸臣中以前奏貸死
命傳世子於北平永樂二年冊世子為皇太子擢昌隆
左春坊左中允隨事匡諫太子甚重之解縉之黜同日
改昌隆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方用事性刻忮當其獨處

精思以手指刮眉尾則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
白事者昌隆前白事震怒不應移時又白之震愈怒拂
衣起昌隆退白太子取令旨行之震大怒奏昌隆假托
官僚陰欲樹結潛畜無君心逮下獄尋遇赦復官父憂
起復謁震震溫言接之入理前奏復下錦衣衛獄籍其
家帝凡巡幸下詔獄者率輿以從謂之隨駕重囚昌隆
與焉後數年谷王謀反事發以王前奏昌隆為長史坐
以同謀詔公卿雜問昌隆辯不已震折之獄具置極刑

死夷其族後震病且死號呼尹相言見昌隆守欲殺之
云

耿通齊東人洪武中舉於鄉授襄陽教授永樂初擢刑
科給事中歷左右給事剛直敢言嘗劾都御史陳瑛御
史袁綱覃玠朋比為蒙蔽構陷無辜綱玠已下獄瑛長
官不宜獨宥又言驍騎諸衛倉壞工部侍郎陳壽不預
修糧至無所受多損耗病民工部尚書宋禮不卹丁匠
役滿不即遣歸多至失所瑛等皆被醵責當是時給事

中敢言者通與陳諤舉朝憚其風采久之擢大理寺右丞帝北巡太子監國漢王高煦謀奪嫡陰結帝左右為讒間宮僚多得罪者監國所行事率多更置通從容諫帝太子事無大過誤可無更也數言之帝不悅十年秋有言通受請托故出人罪者帝震怒命都察院會文武大臣鞠之午門曰必殺通無赦羣臣如旨當通罪斬帝曰失出細故耳通為東宮關說壞祖法離間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極刑廷臣不敢爭竟論奸黨磔死陳諤字

克忠番禺人永樂中以鄉舉入太學授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鐘帝令餓之數日奏對如故曰是天性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露其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已復忤旨罰修象房貧不能僱役躬自操作適駕至問為誰諤匍匐前具道所以帝憐之命復官厯任順天府尹政尚嚴鷙執政忌之出為湖廣按察使改山西坐事落職仁宗即位遇赦當還故官帝以諤前在湖廣頗撻楚王細

故謫海鹽知縣遷荆王長史為王府所厭告宣德三年
遷鎮江同知致仕歸卒

戴綸高密人永樂中自昌邑訓導擢禮科給事中與編
修林長懋俱侍皇太孫說書厯中允諭德神宗即位太
孫為太子遷洗馬仍侍講讀始成祖命太孫習武事太
孫亦雅好之時出騎射綸與長懋以太孫春秋方富不
宜荒學問而事遊政時時進諫綸又具疏為帝言之他
日太孫侍帝問宮臣相得者誰也太孫以綸對因出綸

奏付之太孫由此怨綸長懟者莆田人以鄉薦厯青州教授擢編修仁宗初進中允為人剛嚴累進直言嘗與綸善宣宗即位加恩官僚擢綸兵部侍郎頃之復以諫獵忤旨命叅贊交趾軍務而長懟自南京來後至亦出為鬱林知州無何坐怨望並逮至京下錦衣衛獄帝臨鞠之綸抗辯觸帝怒立塞死籍其家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寺卿希文皆被繫而長懟在獄十年英宗立乃得釋復其官還守鬱林有惠政其卒也州人立廟祀之

陳祚字永錫吳人永樂中進士擢河南叅議十五年與

布政使周文襄王文振合疏言建都北京非便並謫均

州太和山佃戶躬耕力作處之晏然仁宗立詔選用遷

謫諸臣祚在選中會帝崩不果用宣德二年命憲臣即

均州會試之祚策第一試吏部復第一遂擢御史巡按

福建方面大吏多被彈擊禁止和買閩人德之還奉白

塔河上通邵伯湖下注大江蘇松舟人方從往來淺狹

湮塞請開濬從之轉漕果便尋出按江西時天下承平

帝頗事遊獵玩好祚馳疏勸勤聖學其畧曰帝王之學
先明理明理在讀書陛下雖有聖德而經筵未甚興舉
講學未有程度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悉真
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聖賢格言無不畢載願於聽政之
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無得間斷使知古今若何而
治政事若何而能必得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邪佞之
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疎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帝
見疏大怒曰豎儒謂朕未讀大學耶薄朕至此不可不

誅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上無書不讀也帝
意稍解下祚獄逮其家人十餘口隔別禁繫者五年其
父竟瘐死其時刑部主事郭循諫拓西內皇城修離宮
逮入面詰之循抗辯不屈亦下獄英宗立祚與循皆得
釋復官祚再按湖廣以奏遼王貴烺罪有所隱與巡撫
侍郎吳政逮至京下獄尋赦出時王振用事法務嚴峻
祚上言乃者治司論獄多違定律如侍郎吳璽誤舉主
事吳軌宜坐貢舉非其人律乃坐以奏事有規避律斬

及輒自經死獄官獄卒罪應通減乃援不應為罪重概杖之一事如此餘可推矣天時不順災沴數見未必非此帝是之以其章示法司尋改南京遷福建按察使僉事有威惠神祠不載祀典者悉撤去久之以疾歸卒祔天資嚴毅雖子弟罕接其言笑獨重里人邢量量博學士隱於卜敞屋數椽或竟日不舉火祔數挾冊就質疑往往至暮郭循字循初廬陵人居官有才譽既復職進郎中以尚書魏源薦擢廣東叅政有勦寇功景泰初卒

劉球字廷振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家居讀書十年從學者甚衆授禮部主事胡濙薦侍講筵與修宣宗實錄改翰林侍讀從弟玘知莆田遺一夏布球封還遺書戒之正統六年帝以王振言大舉征麓川球上疏曰帝王之馭四裔必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為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玃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即罷兵賜書通好至於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

實邊復命魏尚守雲中拒之今隴川殘寇思任發素本
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渠魁未殲亦多戮羣醜
為誅為舍無繫輕重璽書原其罪釁使得自新甚盛德
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十二萬衆於雲南以
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
馴地險不可容衆客兵不可久淹況南方水旱相仍軍
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為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
之於崇越也至於衛拉特終為邊患及其未即騷動宜

以時防禦乃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
為禦臣竊以為宜慎防邊如周漢之於獫狁匈奴也伏
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量
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為援乘間進
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敕邊臣巡視
濬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
患之道也章下兵部謂南征已有成命不用球言八年
五月雷震奉天殿球應詔上言所宜先者十事其畧曰

古聖王不作無益故心正而天不違之臣願皇上勤御
經筵數進儒臣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
聖心正而天心自順夫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
宗日視三朝時召大臣於便殿裁決庶政權歸總於上
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成規復親決故事
使權歸於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
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
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枉桎筴楚之然未幾時又復其

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自今擇任大臣宜允愜衆論小
犯則置之果不可容下法司定罪使自為計勿輒繫庶
不乖共天職之意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清慎習
禮之臣然後可交神明今卿貳皆缺宜選擇儒臣使領
其職古者省方巡狩所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兩漢唐
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久不舉
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
臣分行天下古人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蓋恐循喜怒

而有所輕重也。邇法司多上獄，多奉敕增減輕重。法司不能執奏，及訊他囚，又觀望以為輕重。民用多寃，宜使各舉其職。至運磚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之。春秋營築，悉書戒勞民也。京師興作五六年矣，曰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況營作多寃，宜罷工以蘇其力。各處水旱有司，既不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事虛文。宜令戶部以時賑濟，量加減免，使不致失業。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蔣貴遠

征緬甸責獻思任發果禽以歸不過梟諸通衢而已緬
將挾以為功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怒與之
則兩蠻坐大是減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跎兵事
無已臣見皇上每錄重囚多宥令從軍仁心若此今欲
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數萬無罪之衆以就死地豈
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況思機發已嘗遣人來貢非無
悔過乞免之意若敕緬斬任發首來獻仍敕思機發盡
削四境之地分於各寨新附之蠻則一方可寧矣迤北

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為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
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公武舉
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公鹽法
以厚儲蓄庶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疏入下廷議言球之
所奏惟擇太常官宜從令吏部推舉修撰董璘遂乞改
官太常奉享祀事初球言麓川事振固已言之欽天監
正彭德清者球鄉人也素為振腹心凡天文有變皆匿
不奏倚振勢為奸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之

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爾振益大怒會璘疏
上振遂指球同謀並逮下詔獄屬指揮馬順殺球順深
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
頸斷體猶植遂支解之瘞獄戶下璘從旁竊血裙遺球
家後其子鉞求得一臂裹裙以殮順有子病久忽起梓
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逾我我劉球也順
驚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璘字德文高郵人有孝行獄
解遂歸不復出球死數年衛拉特果入寇英宗北狩振

被殺朝士立擊順斃之德清自土木遁還下獄論斬尋

瘐死詔戮其屍景帝憐球忠贈翰林學士謚忠愍立祠

於鄉球二子長鉞次鈺皆篤學躬耕養母球既得卹兄

弟乃出應舉先後成進士鉞廣東叅政鈺雲南按察使

陳鑑字貞明高安人宣德二年進士授行人正統中擢

御史出按順天言京師風俗澆漓其故有五一事佛過

甚二營喪破家三服食靡麗四優倡為蠹五博塞成風

章下禮部格不行改按貴州時麓川酋思任發子思機

發遁孟養屢上書求宥罪通貢不許復大舉遠征兵連
不解雲貴軍民疲敝苗乘機煽動閩浙間盜賊大起舉
朝皆知其不可懲劉球禍無敢諫者十四年正月鑑抗
疏言賊酋遠遁不為邊患宜專責雲南守臣相機勦滅
無遠勞禁旅王振怒欲困之改鑑雲南叅議使赴騰衝
招賊已復接鑑為巡按時嘗請改四川播州宣慰司隸
貴州為鑑罪令兵部劾之論死繫獄景帝嗣位乃得赦
尋授河南叅議致仕歸卒自正統中劉球以忤王振冤

死鑑繼下獄中外莫敢言事者數年至景帝時言路始
開爭發憤上書有何觀者復以言得罪去觀以善書為
中書舍人景泰二年劾尚書王直輩正統時阿附權奸
不宜在左右中貴見權奸語以為侵己激帝怒下科道
叅議吏科毛玉主奏稿力詆觀林聰葉盛持之乃刪削
奏上會御史疏亦上中有觀考滿不遷私憾吏部語帝
怒下觀詔獄杖之謫九溪衛經歷

鍾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父復宣德中進士及第歷官

修撰與劉球善球上封事約與俱復妻勸止之球詣復
邸邀偕行復已他往妻從屏間詈曰汝自上疏何累他
人為球出歎曰彼乃謀及婦人遂獨上奏竟死居無何
復亦病死妻深悔之每哭輒曰早知爾曷若與劉君偕
同幼聞母言即感奮思成父志嘗入吉安忠節祠見所
祀歐陽公修楊邦乂諸人歎曰死不入此非夫也景泰
二年舉進士明年授御史懷獻太子既薨中外望復沂
王於東宮同與郎中章綸早朝語及沂王皆泣下因與

約疏請復儲五年五月同因上疏論時政遂及復儲事
其畧曰近得賊諜言額森使傾京師及臨清虛實期初
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
皆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孔子順獨憂之人皆
以為狂臣今者之言何以異此臣草昧時聞寺人構惡
戕戮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
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鋤
奸黨旌忠直命六師禦敵於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

臣謂陛下方且鞭撻四裔坐致太平奈何遽氛甫息瘡
痍未復而侈心遽生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奮
勵毋循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
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正
紀綱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訓士然
後親率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唐太宗之
十漸即改庶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又言父有天下固
當傳之於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竊以為

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
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儀建復儲位實
祖宗無疆之休又言陛下命將帥各陳方畧經旬餘時
互相委責及石亨柳溥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平
時尚爾一旦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
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之排抑尤甚所舉者率多親舊
富厚之家即長材屈抑孰肯為言朝臣欺謾若此臣所
以撫膺流涕為今日妨賢病國者醜也疏入帝不懌下

廷臣集議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請帝納其言
因引罪求罷帝慰留之越數日章綸亦疏言復儲事遂
並下詔獄明年八月大理少卿廖莊亦以言沂王事予
杖左右言事由同倡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之同竟死
時年三十二同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
曰吾不畏死爾奚為者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同死馬長
號數聲亦死英宗復位贈大理左寺丞錄其子啟為國
子生尋授咸寧知縣啟請父遺骸歸葬詔給舟車路費

成化中授次子鉞通政知事給同妻羅氏月廩尋賜同
謚恭愍從祀忠節祠與球聯位竟如同初志方同下獄
時有禮部郎孟玘者亦疏言復儲事帝不罪而進士楊
集上書于謙曰奸人黃珘獻議易儲不過為逃死計耳
公等計成之公國冢柱石獨不思所以善後乎今同等
又下獄矣脫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議何
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為有膽當進一
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玘閩人集常熟人也

章綸字大經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
景泰初召為儀制郎中綸見國家多故每慷慨論事嘗
上太平十六策反覆萬餘言額森既議和請力圖修攘
以待其變中官興安請帝建大隆福寺成將臨幸綸具
疏諫河東鹽運判官濟南楊浩除官未行亦上章諫帝
即罷幸浩後累官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綸又因災異請
求致變之由語頗切至五年五月鍾同上奏請復儲位
二日綸亦抗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大者謂內官不

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後宮不可盛聲色凡陰盛之屬請悉罷又言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退朝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陛下與上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望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節旦率羣臣朝見延和門以展友于之情實天下之至願也更請復汪后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之

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充溢災沴自弭疏入
帝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綸
及鍾同下詔獄榜掠慘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宮狀瀕
死無一語會大同揚沙晝晦欲得稍緩令錮之明年杖
廖莊闕下因封杖就獄中杖綸同各百同竟死綸長繫
如故英宗復位郭登言綸與廖莊林璉左鼎倪敬等皆
直言忤時宜加旌擢帝乃立釋綸命內侍檢前疏不得
內侍從旁誦數語帝嗟歎再三擢禮部右侍郎綸既以

大節為帝所重而性亢直不能諧俗石亨貴倖招公卿
飲綸辭不往又數與尚書楊善論事不合亨善共短綸
乃調南京禮部就改吏部憲宗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
婚綸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寧自安陛下
踐阼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三綱五常實原於此乞俟來
春舉行議雖不從天下咸重其言成化元年兩淮饑奏
救荒四事皆報可四年秋子元應以冒籍舉京闈給事
中朱清御史楊智等因劾綸命侍郎葉盛勘之明年綸

及僉都御史高明考察庶官兩人議不協疏既上綸復獨奏給事中王讓不赴考察且言明剛愎自用已言多不見從乞與明俱罷章並下盛等於是讓及下考諸臣連章劾綸綸亦屢疏求罷帝不聽既而盛等劾上元應實冒籍帝宥綸而所奏他事亦悉不問未幾復轉禮部溫州知府范奎被論調官綸言溫州臣鄉郡奎大得民心解官之日士民三萬人哭泣攀轅留十八日乃得去請還之以慰民望章下所司竟報寢綸性戇好直言不

為當事者所喜為侍郎二十年不得遷請老去久之卒
居數年其妻張氏上其奏稿且乞恩帝嘉歎贈南京禮
部尚書謚恭毅官一子鴻臚典簿元應後舉進士為南
京給事中偕同官論陳鉞罪忤旨停俸孝宗嗣位上治
本五事任終廣東布政使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改庶吉士與
知縣孔友諒等七人歷事六科英宗初授刑科給事中
正統二年御史王亮請如詔書蠲邊軍侵沒糧餉不允

按察使龔鏊亦請如詔書宥盜犯之未獲者法司亦寢不行莊以詔書當信上章爭之五年詔京官出修荒政兼徵民逋莊慮使者督趣困民請寬災傷州縣俟秋成熟從之振荒陝西全活甚衆還奏寬卹九事多議行楊士奇家人犯法偕同官論列或曰獨不為楊公地乎曰吾正所以為楊公也八年命與御史張驥同署大理寺踰月授左寺丞十一年遷南京大理寺少卿踰二年奸人陳珪與所親賈福爭襲指揮職南京刑部侍郎齊韶納

玦賄欲奪福官與之為莊所駁韶捶福至死被逮玦亦
誣莊俱徵下詔獄會韶他罪並發棄市莊乃得釋景泰
五年七月上疏曰臣曩在朝見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
遇慶節必令羣臣朝謁東廡恩禮隆洽羣臣皆感歎謂
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願時時
朝見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畧治道歲時令節俾羣臣
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則祖宗在天之神安天地之心亦
安矣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

親儒臣習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歟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宜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即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疏入不報明年莊以母喪赴京闕給勘合詣東角門朝見帝憶莊前疏命廷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天順初召還時母喪未終復遭父喪特予祭葬命起復仍官南京天順五

年就擢禮部右侍郎改刑部成化初召為刑部左侍郎
逾年卒贈尚書謚恭敏莊性剛喜面折人過而實坦懷
無芥蒂不屑細謹好存謝賓客為歡狎既官法司或勸
稍屏謝往來遠嫌疑莊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
如水吾無媿吾心而已卒之日無以為歛衆哀錢助其
喪初景帝時英宗在南宮左右為離間及懷憲太子薨
羣小恐沂王復立讒搆愈甚故鍾同章綸與莊相繼力
言皆得罪然帝頗感悟六年七月辛巳刑科給事中徐

正請間言事急召入乃言上皇臨御歲久沂王嘗位儲副天下臣民仰戴宜遷置所封之地以絕人望別選親王子育之宮中帝驚悟大怒立叱出之欲正其罪慮骸衆乃命謫遠任而帝怒未解已復得其淫穢事謫戍鐵嶺衛蓋帝雖怒同等所言過激而小人之言亦未遽聽也迨英宗復辟于謙王文以謀立外藩徐有貞石亨等誣陷誅死其事遂不白云

倪敬字汝敬無錫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擢御史景泰初

畿輔饑命出視請蠲田租戶部持不可再疏爭竟得請
巡按山西時有入粟補官令敬奏罷之戍將請餉者悉
按治豪猾斂迹再按福建時議將復銀冶敬未行抗疏
論得請既至奏罷諸司器物濫取於民者鎮守內臣戴
細保貪橫敬列其罪以聞帝召細保還命敬捕治其黨
吏民相慶代還留家四月逮治尋復職六年七月以時
多災異偕同官吳江盛晁江陰杜宥蕪湖黃讓安福羅
俊固始汪清上言府庫之財不宜無故而予遊觀之事

不宜非時而行曩以齋僧屢出帑金易米不知櫛風沐
雨之遘卒趨事急公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
作燕臺營繕日增嬉遊不少非所以養聖躬也章綸鍾
同直言見忤幽錮踰年非所以昭聖德也願罷桑門之
供輟宴遊之事止興作之役寬直臣之囚帝得疏不憚
下之禮部部臣稱其忠愛帝報聞然意終不釋未幾詔
都御史蕭維禎考察其屬諭令去之御史罷黜者十六
人而敬等與焉皆謫為典史敬得廣西宜山英宗復辟

詔皆授知縣乃以敬知祥符安遠侯柳溥器敬西征請
以事隨改都督府都事踰年師還卒士類惜之盛杲等
五人皆進士杲雋爽負氣嘗按廣東劾巡撫侍郎揭稽
不職稽坐左遷杲後為羅江知縣擢叙州知府並有禦
寇功杜宥為英德知縣隣境多寇創立縣城嘗被圍糧
盡宥死守不下夜縋死士焚其營賊始驚潰移韶州通
判謝病歸黃讓知安岳遷中府都事以撻錦衣衛隸為
門達所譖戍廣西赦還復官帶貧甚課耕自給羅俊嘗

巡按四川有廉聲仕終南雄知府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剛直尚氣
節景帝不豫廷臣請東宮帝不允瑄與同官錢璉樊英
等約疏爭會奪門事起乃已天順初印馬畿內至河
間民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並列二人怙寵專
權狀帝語大學士李賢徐有貞曰真御史也遂遣官按
覈而命吏部議瑄名將擢用吉祥聞之懼訴於帝請罪
之不許未幾亨西征還適彗星見掌道十三道御史張

鵬盛顯周斌曹廣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
卽銅鄭冕陶復及御史劉泰魏翰康驥將劾亨吉祥諸
違法事先一日給事中王鉉洩於亨亨與吉祥泣訴帝
誅鵬等為已誅內官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為永報讐
明日疏入帝大怒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
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詰
之曰彼帥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云冒濫斌曰當
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起遷至數

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鵬瑄及諸御史於獄榜掠備至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坐都御史耿九疇羅綺主謀亦下獄論瑄鵬死餘遣戍亨等復譖諸言官帝諭吏部給事御史年餘三十者留之餘悉調外尚書王翱列上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詔以玘等為州判官禎等為知縣會大風震雷拔木發屋湏臾大雨雹亨吉祥家大木俱折二人亦懼掌欽天監禮部侍郎湯序本亨黨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獄於

是帝感悟戍瑄鵬鐵嶺衛餘貶知縣秦翰驥三人復職而玘禎等亦得無調瑄鵬行半道適承天門災肆赦放還或謂當詣亨吉謝二人卒不往復謫戍南丹憲宗即位並還其故官瑄尋遷浙江副使按行海道禁將校私縱戍卒修捍海塘築海鹽堤岸二千三百丈民得奠民為副使十餘年政績卓然進按察使西湖水舊可溉諸縣田四十六萬頃時湮塞過半瑄請浚之設防置牕以利灌溉功未就卒海鹽人祠祀之子源字本清幼習天

文授五官監候正德元年劉瑾等亂政源上言自八月
初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不止大角天皇之坐心宿中
星天皇正位也俱宜安靜今乃動搖其占曰人主不安
國有憂意者陛下輕舉逸遊弋獵無度以致然也又北
斗第二第三第四星明不如常第二曰天璇后妃之象
后妃不得其寵則不明廣營宮室妄鑿山陵則不明第
三曰天機不愛百姓驟興征徭則不明第四曰天權號
令不當則不明伏願陛下祇畏天戒安居深宮絕嬉遊

禁遊畋罷騎射停工作申嚴號令毋輕出入抑遠寵倖
裁節賜予親元老大臣日事講習克修厥德以弭災變
疏下禮部尚書張昇等稱源忠愛報聞迨十月霖霧時
作源言此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下
將叛上引譬甚切瑾怒矯旨杖三十釋之又上言自正
德二年來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
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預防蓋專指瑾也瑾大怒召而
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為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

也又矯旨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以創卒其妻
斬蘆荻覆之其驛後楊氏父子以忠諫名天下為士論
重而源小臣抗節尤人所難天啟初賜謚忠懷盛顯字
時望無錫人周斌字國用昌黎人王鑑太原人趙文博
代州人彭烈峽江人李人儀隆昌人邵銅閬縣人鄭冕
樂平人皆進士授御史顯降東鹿知縣斌江陰鑑膚施
文博淳化烈江浦人儀襄陽銅博羅冕衡山並有善政
東鹿徭役苦不均顯為立九則法繼者莫能易毋憂去

服除民相率詣闕乞還顥再任益不用鞭扑訟者踰之
輒叩頭不復辯隣邑訟不決亦皆赴訴片言折之各心
厭去郊外有隙地爭來築室居之遂成市號為清宮店
斌在江陰有惠政民歌曰旱為災周公禱之甘露來水
為患周公禱之陰雨散天順七年先以薦擢開封知府
而顥等至憲宗嗣位所司以直行聞帝曰諸臣直諫為
權倖所排又能稱職其悉予耶於是擢顥知邵武鑑延
安文博衛輝烈河南人儀荊州銅溫州冕衡州顥復以

任治劇調延平巡按御史上顓政績陝西湖廣守臣亦
上鑑人儀居縣時治行皆特賜封誥顓累遷陝西左布
政使時三邊多警歲復浚饑顓經畫餽餉無缺軍民悉
安成化十七年召為刑部右侍郎居二年山東旱饑盜
起改顓左副都御史往巡撫顓至露禱大雨沾溉稿禾
復蘇舉救荒之政既振餘粟尚餘萬石又推行九則之
法於諸府黜暴除苛民甚德之居三年以老致仕弘治
中卒斌厯廣東右布政使初去江陰民立生祠及自開

封遷去民亦涕泣追送焉鑑初為御史嘗於左順門面
斥中官非禮中官怒甚因考察屬都御史蕭維禎去之
維禎不可而止文博終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厯廣東
左布政使費廣等無考

贊曰直言敢諫之士激於事變奮不顧身獲罪固其所
甘心耳然觀尹隆昌死於呂震耿通陷於高煦劉球之
斃陳鑑之繫由於王振楊瑄之戍厄於石亨曹吉祥乃
至戴綸諫遊獵陳祚請勤學鍾同章綸廖莊倡復儲倪

敬等直言時事皆用賈禍忠臣之志抑而不伸亦可悲夫

明史卷一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六十二考證

耿通傳工部尚書宋禮不恤丁匠

臣章宗瀛按宋禮

傳永樂九年命開會通河發山東及徐州應天鎮江民三十萬凡二十旬而河成通之効禮當即指此但丁匠訛作下匠謹考識而訂其誤

劉球傳字廷振

臣章宗瀛按明彭韶所撰傳球字求

永此作廷振互異又球官主事時嘗奉使蜀王餽以

厚禮堅却不受傳未載謹附考

鍾同傳有禮部郎孟玘者亦疏言復儲事

臣章宗瀛

按孟玘字廷振土本之難首受刃臂中矢墮叢尸中卒得脫其言復儲也景泰雖不加罪而謫知萊州又繼知廬州有惠政見明林俊所撰墓志謹附考

廖莊傳于謙王文以徐有貞石亨等誣陷死

臣章宗

瀛按于謙王文之死寔由徐有貞石亨之誣陷維時天順尚未忍加刑徐有貞致有不殺二人此舉無名

之語史冊章章可考傳云以謀立外藩誅死轉似有
貞等誣陷之詞屬寔非所以傳信也謹擬改為徐有
貞石亨等誣陷死較原板多三字次行即有空白可
以勾刻

盛景傳

臣

章宗瀛按盛景曾任羅江令隣寇趙鐸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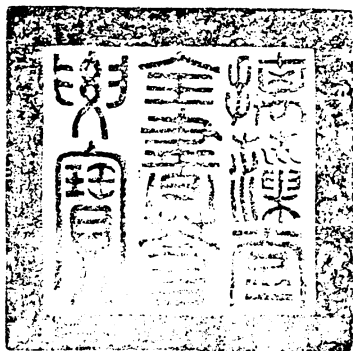
亂景討平之又去妖神祠見明胡直所撰傳謹附考
楊源傳大角天皇之坐心宿中星天皇正位也

臣章

宗瀛按晉書天文志鈎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所

以主御羣靈刻本作天王誤謹據改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濬